宋史/卷44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四百四十二 ◄

宋史
卷四百四十三　列傳第二百〇二　文苑五

► 卷四百四十四

梅堯臣

梅堯臣，字聖俞，宣州宣城人，侍讀學士詢從子也。工為詩，以深遠古淡為意，間出奇巧，初未為人所知。用詢蔭為河南主簿，錢惟演留守西京，特嗟賞之，為忘年交，引與酬倡，一府盡傾。歐陽修與為詩友，自以為不及。堯臣益刻厲，精思苦學，繇是知名於時。宋興，以詩名家為世所傳如堯臣者，蓋少也。嘗語人曰：「凡詩，意新語工，得前人所未道者，斯為善矣。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，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，然後為至也。」世以為知言。歷德興縣令，知建德、襄城縣，監湖州稅，簽書忠武、鎮安判官，監永豐倉。大臣屢薦宜在館閣，召試，賜進士出身，為國子監直講，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。預修《唐書》，成，未奏而卒，錄其子一人。

寶元、嘉祐中，仁宗有事郊廟，堯臣預祭，輒獻歌詩，又嘗上書言兵。注《孫子》十三篇，撰《唐載記》二十六卷、《毛詩小傳》二十卷、《宛陵集》四十卷。

堯臣家貧，喜飲酒，賢士大夫多從之遊，時載酒過門。善談笑，與物無忤，詼嘲刺譏託於詩，晚益工。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，其織文乃堯臣詩也，名重於時如此。

江休復

江休復，字鄰幾，開封陳留人。少強學博覽，為文淳雅，尤善於詩。喜琴、弈、飲酒，不以聲利為意。進士起家，為桂陽監藍山尉。騎驢之官，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，家人求得之。舉書判拔萃，改大理寺丞，遷殿中丞。獻其所著書，召試，為集賢校理，判尚書刑部。與蘇舜欽遊，坐預進奏院祠神會落職，監蔡州商稅。久之，知奉符縣，通判睦州，徙廬州，復集賢校理，判吏部南曹、登聞鼓院，為群牧判官，出知同州，提點陝西路刑獄，入判三司鹽鐵勾院，修起居注，累遷尚書刑部郎中，卒。

休復外簡曠而內行甚飾，事孀姑如母，所與遊皆一時豪俊。為政簡易。嘗著《神告》一篇，言皇嗣未立，假神告祖宗之意，冀以感悟。又嘗言昭憲太后子孫多流落民間，宜甄錄之。著《唐宣鑒》十五卷、《春秋世論》三十卷、文集二十卷。

蘇洵

蘇洵，字明允，眉州眉山人。年二十七始發憤為學，歲餘舉進士，又舉茂才異等，皆不中。悉焚常所為文，閉戶益讀書，遂通《六經》、百家之說，下筆頃刻數千言。至和、嘉祐間，與其二子軾、轍皆至京師，翰林學士歐陽修上其所著書二十二篇，既出，士大夫爭傳之，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。所著《權書》、《衡論》、《機策》，文多不可悉錄，錄其《心術》、《遠慮》二篇。

《心術》曰：

為將之道，當先治心，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，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，然後可以待敵。凡兵上義，不義雖利不動。夫惟義可以怒士，士以義怒，可與百戰。凡戰之道，未戰養其財，將戰養其力，既戰養其氣，既勝養其心。謹烽燧，嚴斥堠，使耕者無所顧忌，所以養其財，豐犒而優遊之，所以養其力。小勝益急，小挫益厲，所以養其氣。用人不盡其所為，所以養其心。故士當蓄其怒、懷其欲而不盡。怒不盡則有餘勇，欲不盡則有餘貪，故雖並天下而士不厭兵，此黃帝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也。

凡將欲智而嚴，凡士欲愚。智則不可測，嚴則不可犯，故士皆委己而聽命，夫安得不愚？夫惟士愚而後可與之皆死。凡兵之動，知敵之主，知敵之將，而後可以動於險。鄧艾縋兵於穴中，非劉禪之庸，則百萬之師可以坐縛，彼固有所侮而動也。故古之賢將，能以兵嘗敵，而又以敵自嘗，故去就可以決。

凡主將之道，知理而後可以舉兵，知勢而後可以加兵，知節而後可以用兵。知理則不屈，知勢則不沮，知節則不窮。見小利不動，見小患不遷，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，夫然後有以支大利大患。夫惟養技而自愛者無敵於天下，故一忍可以支百勇，一靜可以制百動。

兵有長短，敵我一也。敢問：「吾之所長，吾出而用之，彼將不與吾校；吾之所短，吾斂而置之，彼將強與吾角。奈何？」曰：「吾之所短，吾抗而暴之，使之疑而卻；吾之所長，吾陰而養之，使之狎而墮其中。此用長短之術也。」

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，有所恃。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，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。尺箠當猛虎，奮呼而操擊，徒手遇蜥蜴，變色而卻步，人之情也，知此者可以將矣。袒裼而按劍，則烏獲不敢逼；冠冑衣甲據兵而寢，則童子彎弓殺之矣。故善用兵者以形固，夫能以形固，則力有餘矣。

《遠慮》曰：

聖人之道，有經、有權、有機，是以有民、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。曰經者，天下之民舉知之可也；曰權者，民不可得而知矣，群臣知之可也；曰機者，雖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，腹心之臣知之可也。夫使聖人無權，則無以成天下之務，無機，則無以濟萬世之功，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；而機者又群臣所不得聞，群臣不得聞，則誰與議？不議不濟，然則所謂腹心之臣者，不可一日無也。後世見三代取天下以仁義，而守之以禮樂也，則曰「聖人無機」。夫取天下與守天下，無機不能。顧三代聖人之機，不若後世之詐，故後世不得見。

其有機也，是以有腹心之臣。禹有益，湯有伊尹，武王有太公望，是三臣者，聞天下之所不聞，知群臣之所不知。禹與湯武倡其機於上，而三臣者和之於下，以成萬世之功。下而至於桓、文，有管仲、狐偃為之謀主，闔廬有伍員，勾踐有范蠡、大夫種。高祖之起也，大將任韓信、黥布、彭越，裨將任曹參、樊噲、滕公、灌嬰，遊說諸侯任酈生、陸賈、樅公，至於奇機密謀，君臣所不與者，唯留侯、鄭侯二人。唐太宗之臣多奇才，而委之深、任之密者，亦不過曰房、杜。夫君子為善之心與小人為惡之心一也，君子有機以成其善，小人有機以成其惡。有機也，雖惡亦或濟，無機也，雖善亦不克，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無也。司馬氏，魏之賊也，有賈充之徒為之腹心之臣以濟，陳勝、吳

廣，秦民之湯、武也，無腹心之臣以不克。何則？無腹心之臣，無機也，有機而洩也。夫無機與有機而洩者，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設陷阱，設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。

或曰：「機者，創業之君所假以濟耳，守成之世，其奚事機而安用夫腹心之臣？」嗚呼！守成之世，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？未也，吾未見機之可去也。且夫天下之變，常伏於安，田文所謂「子少國危，大臣未附」，當是之時，而無腹心之臣，可為寒心哉！昔者高祖之末，天下既定矣，而又以周勃遺孝惠、孝文；武帝之末，天下既治矣，而又以霍光遺孝昭、孝宣。蓋天下雖有泰山之勢，而聖人常以累卵為心，故雖守成之世，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。

《傳》曰：「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。」彼冢宰者，非腹心之臣，天子安能舉天下之事委之，三年不置疑於其間邪？又曰：「五載一巡狩。」彼無腹心之臣，五載一出，捐千里之畿，而誰與守邪？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，一介之士必有密友，以開心胸，以濟緩急，奈何天子而無腹心之臣乎？近世之君抗然於上，而使宰相眇然於下，上下不接，而其志不通矣。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，而君亦如天之視人，泊然無愛之之心也。是以社稷之憂，彼不以為憂，君憂不辱，君辱不死。一人譽之則用之，一人毀之則捨之。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，何暇盡心以憂社稷？數遷數易，視相府如傳舍。百官泛泛於下，而天子惸惸於上，一旦有卒然之憂，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。聖人之任腹心之臣也，尊之如父師，愛之如兄弟，執手入臥內，同起居寢食，知無不言，言無不盡。百人譽之不加密，百人毀之不加疏，尊其爵，厚其祿，重其權，而後可與議天下之機，慮天下之變。

宰相韓琦見其書，善之，奏於朝，召試舍人院，辭疾不至，遂除秘書省校書郎。會太常修纂建隆以來禮書，乃以為霸州文安縣主簿，與陳州項城令姚辟同修禮書，為《太常因革禮》一百卷。書成，方奏未報，卒。賜其家縑、銀二百，子軾辭所賜，求贈官，特贈光祿寺丞，敕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蜀。有文集二十卷、《謚法》三卷。

章望之

章望之，字表民，建州浦城人。少孤，喜問學，志氣宏放。為文辯博，長於議論。初由伯父得像蔭為祕書省校書郎，監杭州茶庫。逾年辭疾去，求舉賢有方正，得像在相位，以嫌扼之，乃上書論時政凡萬餘言，不報。丁母憂，毀瘠過制。服除，浮游江、淮間，犯艱苦，汲汲以營衣食，不自悔，人勸之仕，不應也。其兄拱之知晉江縣，忤其守蔡襄，襄怒，誣以贓，貶。望之號泣，力訴於朝。時襄方貴顯，事久不得直。望之訴不已，章

十餘上，起獄數年，朝廷為再劾，卒脫拱之冤，復官如初，望之遂不復仕。覃恩遷太常寺太祝、大理評事。翰林學士歐陽修、韓絳、知制誥吳奎、劉敞、范鎮同薦其才，宰相欲稍用之，除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，不赴。又除知烏程縣，趣令受命，固辭，遂以光祿寺丞致仕，卒。

望之喜議論，宗孟軻言性善，排荀卿、揚雄、韓愈、李翺之說，著《救性》七篇。歐陽修論魏、梁為正統，望之以為非，著《明統》三篇。江南人李覯著《禮論》，謂仁、義、智、信、樂、刑、政皆出於禮，望之訂其說，著《禮論》一篇。其議論多有過人者。嘗北遊齊、趙，南泛湖、湘，西至汧、隴，東極吳會，山水勝處，無所不歷。有歌詩、雜文數百篇，集為三十卷。

王逢

王逢，字會之，太平州當塗人。其四世祖居巖，仕唐為驍衛長史，遭亂棄官，歸居青山。楊行密據淮南，使人以兵迫起之。居巖散遣其家人，而以一身歸行密，授以湖州別駕，不遣。一日，行密大會，失居巖，亟使人掩其家，無一人在者。其後有人於嵩山見空石室，詢其旁，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，去而莫知其所終。子孫仕無顯者，至逢，博學能屬文，尤長於講說。

少舉進士不中，去，教授蘇州，學者嘗數百人。晚始登第，補南雄州軍事判官，歸為國子監直講兼隴西郡王宅教授，李瑋從學，事之甚謹。岐國公主既降，瑋為逢求遷官，且有命，逢辭不受。久之，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，卒。

逢為人樂易，篤於朋友，與胡瑗最善。喜著書，有《易傳》十卷、《乾德指說》一卷、《復書》七卷。妻陳氏亦有賢行，無子。

孫唐卿

孫唐卿，字希元，青州人。少有學行，年十七，以書謁韓琦，琦甚器之。與黃庠、楊寘自景祐以來俱以進士為舉首，有名一時。唐卿初中第，通判陝州，於吏事若素習。民有母再適人而死，及葬其父，恨母之不得祔，乃盜母之喪而同葬之。有司論以法，唐卿時權府事，乃曰：「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爾。」乃釋之以聞。未幾，丁父憂，毀瘠嘔血而卒。詔賻其家。

黃庠 〈附〉

黃庠，字長善，洪州分寧人。博學強記，超敏過人。初至京師，就舉國子監、開封府、禮部，皆為第一。比引試崇政殿，以疾不得入，天子遣內侍即邸舍撫問，賜以藥劑。是時庠名聲動京師，所作程文，傳誦天下，聞於外夷，近世布衣罕比也。歸江南五年，以病卒。

楊寘 〈附〉

楊寘，字審賢，察之弟。少有雋才，慶曆二年舉進士京師，試國子監、禮部皆第一。既試崇政殿，帝臨軒啟封，見名，喜動於色，謂輔臣曰：「楊寘也！」遂擢第一，公卿相賀為得人。授將作監丞、通判潁州。未至官，持母喪，病羸卒，特詔賻恤其家。先是，其友夢寘作龍首山人，寘自謂：「龍首，我四冠多士；山人，無祿位之稱。我其終是乎！」已而果然。

唐庚

唐庚，字子西，眉州丹稜人也。善屬文，舉進士，稍為宗子博士，張商英薦其才，除提舉京畿常平。商英罷相，庚亦坐貶，安置惠州。會赦，復官承議郎，提舉上清太平宮。歸蜀，道病卒。年五十一。庚為文精密，通於世務，作《名治》、《察言》、《閔俗》、《存舊》、《內前行》諸篇，時人稱之。有文集二十卷。子文若，自有傳。

兄 伯虎

庚兄弟五人，長兄瞻，字望之，後改名伯虎，字長孺。治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皆有家法。元祐三年，其父游瀘南，伯虎兄弟居母喪於丹山，伯虎夜半蹴庚曰：「吾夢收父書，發之，得『亟來』二字，吾父得無他乎？吾心動矣。汝奉母奠朝夕，吾趨瀘南。」庚未及應，伯虎奮曰：「吾決矣！」起裹糧，黎明走洪川僦舟，遇江漲，聲搖數十里，客舟皆艤岸不敢動，伯虎彷徨堤上，有漁者持小艇繫港中，啗以厚利，不許。伯虎超入艇中，叱僕夫解維，漁者不得已，從之。二日半至瀘南，父果病甚，見伯虎，大驚，問其故，具告之。父歎曰：「天告汝也！」是日，疾少間，伯虎具舟侍父以歸。居數日，疾復作，遂卒。

元符二年，庚以貢舉事繫獄臨邛，語連伯虎，臨邛並械之。凡對吏逾年，掠治無完膚，其詞確然，一不及庚，以故獄久不具，卒會赦，除之。伯虎性真率，無威儀，人多易之，至是皆大服，以為不可及。伯虎仕於四方，每數年一歸，不過旬日復去。後卒於家，有子二人。

文同

文同，字與可，梓州梓潼人，漢文翁之後，蜀人猶以「石室」名其家。同方口秀眉，以學名世，操韻高潔，自號「笑笑先生」。善詩、文、篆、隸、行、草、飛白。文彥博守成都，奇之，致書同曰：「與可襟韻灑落，如晴雲秋月，塵埃不到。」司馬光、蘇軾尤敬重之。軾，同之從表弟也。同又善畫竹，初不自貴重，四方之人持縑素請者，足相躡於門。同厭之，投縑於地，罵曰：「吾將以為襪。」好事者傳之以為口實。初舉進士，稍遷太常博士、集賢校理，知陵州，又知洋州。元豐初，知湖州，明年，至陳州宛丘驛，忽留不行，沐浴衣冠，正坐而卒。

崔公度嘗與同同為館職，見同京南，殊無言，及將別，但云：「明日復來乎？與子話。」公度意以「話」為「畫」，明日再往，同曰：「與公話。」則左右顧，恐有聽者。公度方知同將有言，非畫也。同曰：「吾聞人不妄語者，舌可過鼻。」即吐其舌，三疊之如餅狀，引之至眉間，公度大驚。及京中傳同死，公度乃悟所見非生者。有《丹淵集》四十卷行於世。

楊傑

楊傑，字次公，無為人。少有名於時，舉進士。元豐中，官太常者數任，一時禮樂之事，皆預討論。嘗議玉牒帝系，自僖祖而上，世次莫知，則僖祖為始祖無疑，宜以僖祖配感生帝。又請孝惠賀后、淑德尹后、章懷潘后皆祖宗首納之后，孝章宋后嘗母儀天下，升祔之禮，久而未講，宜因慈聖光獻崇配之日，升四后神主祔於祖宗祏室，斷天下之大疑，正宗廟之大法。由是四后始得升祔。

神宗詔祕書監劉几、禮部侍郎范鎮議樂，几請命傑同議。傑言大樂七失，併圖上之。神宗下几、鎮參定，鎮不用傑議，自制。樂成，詔褒之。元豐末，晉州教授陸長愈言：「近封孟軻鄒國公，宜春秋釋奠，與顏子並配。」下太常議，傑與少卿葉均、博士盛陶、

王吉、辛公佐以謂「凡配享從祀，皆孔子同時之人，今以孟軻並配，非是。」禮部復言：「自唐至今，以伏勝、高堂生等二十一賢從祀，豈必同時人？」詔從禮部議。

哲宗即位，議樂，又用范鎮說。傑復破鎮樂章曲名、宮架加磬、十六鐘磬之非。又論鎮以黑黍用秬制律、銅量，叩之不合黃鐘，以世無真黍，用太府尺為樂尺，下舊樂三律。詳具《樂志》。傑在神宗時與鎮異議，至是復攻之，鎮之樂律卒不用。元祐中，為禮部員外郎，出知潤州，除兩浙提點刑獄，卒，年七十。自號「無為子」，有文集二十餘卷，《樂記》五卷。

賀鑄

賀鑄，字方回，衛州人，孝惠皇后之族孫。長七尺，面鐵色，眉目聳拔。喜談當世事，可否不少假借，雖貴要權傾一時，小不中意，極口詆之無遺辭，人以為近俠。博學強記，工語言，深婉麗密，如次組繡。尤長於度曲，掇拾人所棄遺，少加隱括，皆為新奇。嘗言：「吾筆端驅使李商隱、溫庭筠常奔命不暇。」諸公貴人多客致之，鑄或從或不從，其所不欲見，終不貶也。

初，娶宗女，隸籍右選，監太原工作，有貴人子同事，驕倨不相下。鑄廉得盜工作物，屏侍吏，閉之密室，以杖數曰：「來，若某時盜某物為某用，某時盜某物入於家，然乎？」貴人子惶駭，謝有之。鑄曰：「能從吾治，免白。」鑄即起，自袒其膚，杖之數下，貴人子叩頭祈哀，即大笑釋去。自是諸挾氣力頡頏者，皆側目不敢仰視。是時，江、淮間有米芾以魁岸奇譎知名，鑄以氣俠雄爽適相先後，二人每相遇，瞋目抵掌，論辯鋒起，終日各不能屈，談者爭傳為口實。

元祐中，李清臣執政，奏換通直郎、通判泗州，又倅太平州。竟以尚氣使酒，不得美官，悒悒不得志，食宮祠祿，退居吳下，稍務引遠世故，亦無復軒輊如平日。家藏書萬餘卷，手自校讎，無一字誤，以是杜門將遂其老。家貧，貸子錢自給，有負者，輒折券與之，秋毫不以丐人。

鑄所為詞章，往往傳播在人口。建中靖國時，黃庭堅自黔中還，得其「江南梅子」之句，以為似謝玄暉。其所與交，終始厚者，惟信安程俱。鑄自裒歌詞，名《東山樂府》，俱為序之。嘗自言唐諫議大夫知章之後，且推本其初，出王子慶忌，以慶為姓，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，本慶湖也，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，改為賀氏，慶湖亦轉為鏡。當時不知

何所據。故鑄自號「慶湖遺老」，有《慶湖遺老集》二十卷。

劉涇

劉涇，字巨濟，簡州陽安人。舉進士，王安石薦其才，召見，除經義所檢討。久之，為太學博士，罷知咸陽縣，常州教授，通判莫州、成都府，除國子監丞，知處、虢、真、坊四州。元符末上書，召對，除職方郎中。卒，年五十八。涇為文務奇怪語，好進取，多為人排斥，屢躓不伸。

同時有鄭少微者，字明舉，成都人也，與涇俱以文知名，而仕不偶。

鮑由

鮑由，字欽止，處州龍泉人。舉進士。嘗從王安石學，又親炙蘇軾，故其文汪洋閎肆，詩尤高妙。徽宗召對，除工部員外郎，居無何，以不合去，責監泗州轉般倉。歷河東、福建路常平、廣西、淮南轉運判官，復召為郎。以言者罷，提點元封觀。起知明州，又知海州，復奉祠。卒，年五十六。嘗注杜甫詩，有文集五十卷。

黃伯思

黃伯思，字長睿，其遠祖自光州固始徙閩，為邵武人。祖履，資政殿大學士。父應求，饒州司錄。伯思體弱，如不勝衣，風韻灑落，飄飄有凌雲意。自幼警敏，不好弄，日誦書千餘言。每聽履講經史，退與他兒言，無遺誤者。嘗夢孔雀集於庭，覺而賦之，詞采甚麗。以履任為假承務郎。甫冠，入太學，校藝屢佔上游。履將以恩例奏增秩，伯思固辭，履益奇之。元符三年，進士高等，調磁州司法參軍，久不任，改通州司戶。丁內艱，服除，除河南府戶曹參軍，治劇不勞而辦。秩滿，留守鄧洵武辟知右軍巡院。

伯思好古文奇字，洛下公卿家，商、周、秦、漢彝器款識，研究字畫體製，悉能辨正是非，道其本末，遂以古文名家，凡字書討論備盡。初，淳化中博求古法書，命待詔王著續正法帖，伯思病其乖偽龐雜，考引載籍，咸有依據，作《刊誤》二卷。由是篆、隸、正、行、草、章草、飛白皆至妙絕，得其尺牘者，多藏弆。

又二年，除詳定《九域圖志》所編修官兼《六典》檢閱文字，改京秩。尋監護崇恩太后

園陵使司，掌管箋奏。以修書恩，升朝列，擢祕書省校書郎。未幾，遷祕書郎。縱觀冊府藏書，至忘寢食，自《六經》及歷代史書、諸子百家、天官地理、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。凡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、集古器考定真贋，以素學與聞，議論發明居多，館閣諸公自以為不及也。逾再考，丁外艱，宿抱羸瘵，因喪尤甚。服除，復舊職。

伯思頗好道家，自號「雲林子」，別字霄賓。及至京，夢人告曰：「子非久人間，上帝有命典司文翰。」覺而書之。不踰月，以政和八年卒，年四十。伯思學問慕揚雄，詩慕李白，文慕柳宗元。有文集五十卷、《翼騷》一卷。

二子：詔，右宣教郎、荊湖南路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；言乃，右從事郎、福州懷安尉，裒伯思平日議論題跋為《東觀餘論》三卷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